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盛京通志卷十三

天章

皇上聖製

乾隆十九年甲戌

御製古今各體詩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盛京通志卷十三

天章

四

皇上聖製

詩

乾隆十九年甲戌

七月五日東巡自避暑山莊啟蹕之作

避暑居停逮曉秋朝來清蹕啟龍旂
遠人宴賚鴻儀
脩炎月棲遲馬足休
恰悟茲來即向往
因思欲進每

資留山田是處慈華黍未敢先期道有收

上

陵誠蘊十年餘
曠日金風行色舒
山館南看嶂猶近
吉林東指路還紆
每懷侯度咨休助
常喜

慈寧奉起居七萃率能知
大義寧因跋涉怨咨予

御行營六韻

崔巍帳殿鬱蘭坡
星拱周遭萬幕羅
豈限幅員分內外
亦陳斥堠不譙呵
繹思厥度期無數
到處其居慶

有那視膳

寢門欣一例勅幾午夜協中和掃除扎薩咸惟謹

蒙古四十九旗

各有扎薩克領其衆

警蹕金吾底用多長白吉林佳氣繞敢忘

天作烈文歌

賜盛京將軍阿蘭泰

出寄干城入侍宸

阿蘭泰在御前侍衛裏行

據鞍矍鑠尚精神東

都留守分明是應令耆英會裏人

阿蘭泰年六十餘而鬚鬢皆白故戲

及之

賜吉林將軍傅森

數處開牙盡有名大東坐鎮翼陪京將軍底事無勲
勩累洽重熙值太平

碧柳圖

山名蒙古語謂礪石為碧柳在克爾素邊門外癸亥
東巡過此曾有作今歲至吉林應進伊屯邊門取路
少北而東故遙見之

舊識吉林路遙瞻碧柳圖依然峰矗彼曾憶句吟吾

何日山為礪流年隙過駒拈髭長若許
卷畫了無殊
柳條邊

西接長城東屬海柳條結邊畫內外不關
阨塞守藩籬更匪春築勞民億取之不盡
山木多植援因以限人過盛京吉林各
分界蒙古執役嚴誰何譬之文圓七
十里圍場豈止逾倍蓰周防節制存古
風結繩示禁斯足矣我來策馬循邊東
高可踰越疏可通麋鹿往來外時獲其
設還與不設同意存制其細何有前

人之法後人守金湯鞏固萬年清詎繫區區此樹柳

入伊屯邊門

部落行將遍吉林望不遙迎人山色近礙路漲痕消
村墅經楓葉邊墻進柳條初來原故土所遇匪新招
瞻就心何切勤勞意豈驕省方逢大吉寶穡報豐饒

台尼堪

外蘭昔日正王師

國語謂漢人為尼堪我祖首征尼堪外蘭肇興王業也

太三

逆遺羣亦戍茲

康熙年間平三藩以其遺類戍此守台因名曰台尼堪

萬里流

遷怨誰致百年戶口慶今滋即看多稼連岡熟那覺
嚴寒傍塞奇試語尼堪歸故土轉應哀籲歎仳離

村行

語言不異舊音聲新到頗懷故土情白叟黃童皆忭
喜山村水郭動逢迎

播穀藝麻羣力作彎弓習射暇中無尋常記得淳風
美即景還教取次覘

糠燈土舍爨生塵革履布袍粗蔽身十二羽林皆識

否汝先原亦若斯人

移人滿俗是皇州觸目花街復酒樓快看吉林村落
景古風不易返從頭

賜吉林將軍及官員兵丁宴

黃幔青山皓日晴沛豐歡宴浹羣情恩頒軍士皆鳧
藻席預嘉賓適鹿鳴

時蒙古王公扈駕者亦令入宴

却喜多人能舊

舞

國朝起舞乃舊俗宴樂每每用之俗所稱嘛克新者也

翻嫌小部鎮新聲本

來此地無租賦底用當筵顚減征

車駕至吉林得七言排律十二韻

踰千塞甸歷迢迢暢慰初心到一朝

天作高山保之永地呈沃壤壯哉饒星分箕尾神臯衍俗
重耕桑協氣調左氏浮夸紀周晉史家建置攷金遼
為藩南接陪京近扼塞北臨黑水遙一旅艱難緬

宣父兩番巡幸遡

唐堯

康熙年間
凡兩次巡幸至此

皇祖

繩

先惟是期無忝裕後還因視不忒問

寢承歡常愛日勅幾熙績每衣宵劬農為慶農逢稔省俗
猶欣俗遠澆軍士歡虔皆子弟戚賓侍從擬臣寮持
盈保泰心恒凜蒙業延休志敢驕陶復

當年未家室瀋陽因肇大風謠

駐蹕吉林將軍署復得詩三首

霏微夜雨曉來輕啟蹕油雲倏忽生幾點秋霖剛過
陣滿空鴈日大開晴地靈信是庥祥兆人意都增悅
豫情

天作高山景仰近應歆切切繼

先誠

星漢南來直北流

國語松阿哩烏拉松阿哩者即天河也漢語因名松花江

紫迴

潏沆衛神州城臨鏡水滄煙上地接屏山綠樹頭輻
輳閭閻市中日往來舸艦纖清秋設教圖入丹青畫
應擬宣城謝氏樓

皇祖當年駐榮銜迎鑒父老尚能誇詎無灑掃因將敬所
喜樸淳總不奢木柱煙筒猶故俗紙窗日影正新嘉

盆中更有僊家草五葉朱旒茁四極

松花江

滾滾遙源出不咸

松花江即混同江源出長白山山海經作不咸山

大東王

氣起

龍潛劈空解使山原折接上那辭霧雨添兩岸叅差青嶂

印一川縈繆碧波恬地中呈象原檐鼓

松花江以松阿哩烏拉得

名松阿哩者即國語天河也

石辨支機孰是巖

詠人參

性溫生處喜偏寒一穗垂如天竺丹五葉三桎雲吉
擁玉莖朱實露甘溥地靈物產資陰陽功著醫經注
大端善補補人常受誤名言子產悟寬難

望祭

長白山作

詰旦升柴溫德亨

山名建望
祭殿於此

高山望祭展精誠椒馨次第申三獻樂具鏗鏘叶六英
五嶽真形空紫府萬年

天作佑皇清風來西北東南去吹送羶薌達玉京

松花江放船恭依

皇祖詩韻

隆崇

長白佑維清松花江源山頂生飛流銀河練影明縈迴
千里竹箭輕望

祭申悃和鸞鳴臨江遂命青雀橫水天上下秋光晶馮
夷靜恬濤不驚擊汰直達吉林城滄浪之水義最精

俯看直欲濯我纓詎必昆明習戰兵隆崇

長白佑維清繼繩

祖烈希景行從流寧為

去聲

欣渟泓

松花江捕魚

松江網魚亦可觀潭清潦盡澄秋煙虞人技癢欲効
惓我亦因之一放船施罟濺濺旋近岸清波可數鱗
鱸鯉就中鱣鯢稱最大度以尋丈長髻軒波裏頽如
玉山倒擲又百中誠何難鉤牽繩曳乃就陸椎牛十

五一當馬舉網邪許集衆力銀刀雪戟飛繽緒計功
受賜卽命罷方慮當秋江水寒

尼什哈山

吉林城東十二里尼什哈山巍岌義度江攬景一登
峰紅綠清秋錯如綺精藍大士乃白衣何代補陀飛
至此天池澄湛萬山巔翠樾倒影波中美旱不知竭
滂不盈亦不飛流落澗底地靈雩縈固其宜

吉林將軍凡祈

雨晴皆兆叶維魚誰所始

尼什哈者即漢語謂魚也

吉林覽古雜咏

克商肅慎致梯航
矢陳庭理或常未
必幅員歸北土
唐桓辭晉失誇張

荒略山原限大東
漢唐紀載鮮精窮
購詩只有雞林

使

雞林即今吉林
蓋語音之訛

真鑒偏教幸白翁

遼金以後率堪詳
府設黃龍因見祥
地力三農真沃土
舟通百貨宛江鄉

宣和聲色恣情奢
壓境難迴勁旅加
可笑蟲生幽五

國風流猶自號琵琶

採珠行

圓流育蚌清且淪元珠素出東海濱旗丁泗採世其
業授餐支餉居虞村我來各欲獻其技水寒凍肌非
所論賜酒向火令一試精神踴躍超常倫秋江川媚
澄見底方諸月映光生新威呼盪槳向深處長繩投
石牽船脣入水取蚌載以至剖劃片片光如銀三色
七采亦時有百難獲一稱奇珍命罷旋教行賞賚不

覽安識真艱辛世僕執役非坼戶元稹何關譬海神
詠鰾鯉魚

有目鰾而小無鱗巨且脩鼻如矜鬬戟頭似戴兜鍪
一雀安能齧半豚底用投伯牙鼓琴處出聽集澄流
再題東珠六韻

詎是鮫人泣魚非外域求地靈多瑰產水德正圓流
龍吐豈無謂雞銜亦可侔楚人非善賈河上有深謀
擲米光能變傾盤走不留何須較合浦早愧五湖投

駐蹕庫勒訥窩集口

窩集夫何許遙瞻已不凡真堪稱樹海乍可悟華嚴
紫翠紛間硤龍蔥鎖崕巖恰如望瀛渤未飲早知鹹

窩集行

履山念無海泛水忘有陸今茲識窩集萬彙惟一木
江南塞北攬槩頻豈無林箐皆子孫東方甲乙稟靈
秀固應富有植類羣始從茆虎入麓口漸進蕭森失
見後祇容線隙露天光馬弗敢旁遵路走不能婁舉

丹黃青亦有翻書莫辨名爾雅所紀限方域安能到
此杞宋徵忝天蔽虧絕飛鳥其下菁英茁僊草落葉
布地似黃金疑是長者來問道華嚴海會諸佛處一
菩薩一菩提樹心花顯映多吉祥世塵遠隔如雲霧
宇宙以來便有此大椿扶桑非其比定應默煩靈祇
呵不知遮閱人代幾陰晴變幻光怪竒谷神出巧能
爾為畫師未可形容擬大匠詎敢斤斧斯初經奧壤
心神清色惟真色聲真聲欲笑稽含花木疏點筆聊

為窩集行

八月十三日作

紫禁朝儀幽野間

時東巡取道吉林駐蹕查拉芬阿林即於慢城行禮曉晴信

可悅

慈顏

夜間微雨曉即大晴

營臨西水誠瑤水座對南山是壽山

國語謂壽

為查拉芬康熙二十一年皇祖駐蹕於此值萬壽節山以是得名

亦有冰桃千

歲熟却欣霜柏萬峰殷肇祥襲慶承

皇祖

先澤惟懷繼述艱

行圍即事三首

控弦舊俗重三韓
巡狩當秋取便看
壁水圓流縈捺鉢
玉山直影矗槍竿
風前落葉蕭蕭下
霜後平莎漸漸乾
獲鹿較於北塞美

寢門特進勸加餐

崇椒擇勝小徘徊
為友為羣得得來
八月有鷹皆掣居候切鞬
齊風無犬不重鉤
唐弓奚必千鈞力
湯網惟

慙三面開日日留人待章奏持來馬上便親裁

楓櫛丹黃松栢青谷神色色復形形待圍籍草為茵
褥馳獵陸山作戶庭鳬藻衆軍皆子弟

龍興舊地倚威靈覲

光揚

烈惟予責志奠皇圖萬載寧

輝發故城懷古

有序

昔輝發貝勒拜音達里持兩端於我朝及葉赫之間

屢背姻盟因山築城凡三層以自固我

太祖一舉而平之至今經其城仰

神威之如昨勵慎守於無疆

天教草昧起

英雄開創艱難自大東剗削蓬蒿基景運驅馳險阻立
豐功渝盟徒恃營三窟不戰惟勞舉一戎荒堵秋風懷
昔日欽承統緒凜予衷

登輝發故城再賦

輝發河東罪峯云是當年征戰處拜音達里

輝發
貝勒

名抗
也

王師築城三遭守險固質臣取還婚弗娶潛與葉赫通盟
屢患在肘腋弗翦除堂堂大業何由樹我

祖神武真天人一時龍虎風雲附師興五日破堅城殲魁
宥脅為臣庶即今旗籍那拉氏百年世祿被恩遇我
來仰

烈憶草創撫蹟應親攬艱勳威呼雙槩渡溪河彼岸候馬

亂流預葦叢蔽騎披冒過其下浸淫盡沮如山從人
面起嗟我仰不見天密林櫨策騎尋逕歷其巔雉堞
久頽蔓草護故老無能為我言敬觀

締造披實錄

叶

徒見山高水清慨懷哉久安長治故從臣

謂我今日勞較

昔如何莫輕語

吉林土風雜詠十二首

有序

吉林在盛京東北我朝發祥所自舊俗流傳有先民

遺風焉甲戌東巡駐蹕連日江城山郭廬旅語言想
見岐函式廓之始咨詢土風拈二字成語者為題得
近體十有二首聊紀一二云爾

威呼

剡巨木為舟平艖圓底脣銳尾修大者容五六人小
者二三人剡木兩頭為槳一人持之左右運棹撓若
飛行

取諸渙卦合義經舴艋評量此更輕剡木為舟剡木

楫林中攜往水中行

窩集中山溪相間凡採參捕貂者攜威呼以往過水則乘之

飽帆空待吹風力柔櫓還嫌劃水聲泥馬賒枯尤捷

便

泥馬賒枯者以樺皮為之只容一人兩手持小槳划行

恰如騎鯉遇琴生

呼蘭

因木之中空者剝使直達截成孤柱樹簷外引炕煙
出之上覆荊筐而虛其旁竅以出煙雨雪不能入此
室皆然

中通外直求材易暮爨晨炊利用均曲突徙薪誠上

策焦頭爛額更何人
踈煙土銚烹蒸便夜雨
荆筐蓋覆頻却有千年遼海鶴
驀疑華表話前身

法喇

似車無輪似榻無足
覆席如龕引繩如御
利行冰雪中俗呼扒犁
以其底平似犁蓋土人
為漢語耳

架木施箱質莫過致
遙引重利人多冰天自
喜行行坦雪嶺何愁嶽
嶽我駿馬飛騰難試滑
老牛緩步未妨蹉華軒
誠有輪轅飾人弗庸時
奈若何

斐闌

弧矢之利童而習之小兒以榆柳為弓曰斐闌剡荆
蒿為矢翦堆翟雞翎為羽曰鈕勣

榆柳彎弓弦壓絲剡荆作箭雉翎翬壯行幼學率由
舊蓬矢桑弧匪襲為揖讓豈知爭君子闔枰惟覺慣
童兒曾聞肅慎稱遙貢可惜周人未解施

賽斐

古人食皆以匕羹則以勺國俗舊用木匕長四寸許

曲柄豐未猶古制也

質古惟稱以木為曲長且橢進餐宜鼎中底用輕染
指座裏應教笑朶頤無下奢哉嗤彼箸有揀便矣藉
茲匙青泥坊底芹香處杜老居然得句時

額林

度橫板楣棟間以貯匳篋鉸甕諸器具兼几案匱匱
之用

度楣橫版當中厨家計精麤箇裏俱鼠鬧欲投還忌

器爵飛同量不妨觚竈間那識薪為蠟几上常看皮
是烏淳樸遺規恭儉德風聲擬使遍黃圖

施函

斷木為筩因其自然虛中以受物貯水釀酒皆用之
視束鐵編篋攢木片為器者天質為勝

誰云欬落不中材虛受天然器量恢泉貯雲漿消舊

渴春筩石凍釀新醅早嗤轆釜催人去

閭閻有無相通客至必留

飯其有頡羹者羣以為吝而笑之

何用脩筩引水來可供餅壘謝梁

棟孰非造物善栽培

拉哈

土壁堵間綴麻草下垂緣以施圻墁此國初過澗芮
鞠間故俗也

乘屋乘間事索綯經營婦子共勤勞禦寒塞向諸凡

預施墁編麻要取牢出氣天窗柱左右

拉哈據棟中壁之

柱以承梁左右留二孔出氣謂之嘛
木哈圖拉圖拉者漢語所謂柱也

通煙土銼炕周

遭室家幽館風猶在慙愧宮庭雉尾高

霞綳

蓬梗為榦搏穀糠和膏傅之以代燭燃之青光熒熒
煙結如雲俗呼糠燈

蓬梗糠粃膏傅塗茅檐夜作每相需績麻乍可呼燈
婢耽奕非闕誚燭奴最愛燄輝一室朗那辭煙染滿
窗烏葛燈籠是田家物勤儉遺風與古符

豁山

夏秋間擣敗苧楮絮入水漚去聲之成毳漚蘆簾勻暴

為紙堅韌如革謂之豁山凡紙箋胥以是名之
擣苧漚麻亦號箋粘窗寫牘用猶便百番徒訝銀光
薄萬杵還輕越竹堅但取供書何貴巧便稱鋪玉詎
能賢高麗鏡面尋常有愛此淳廉舊制傳

羅丹

鹿蹄腕骨也舊俗以蹄腕骨隨手攤擲為戲視其偃
仰橫側為勝負小者以麋大者以鹿瑩澤如玉兒童
婦女圍坐擲以相樂以薄圓石擊之則曰帕格

投石軍中以戲稱手彈腕骨俗相仍得金四色方愉

快

腕骨一具四而各不同持四枚擲之各得一色則為四色金大約以此分勝負

何必三梟

始絕勝閨秀爭能守爐火

一手攤擲承空上下各取之以不動局上者為工婦

女多能之非男子事也

兒童較遠驟寒冰

又有較遠之戲趨冰上以中為勝名曰撒

軍

無端勝負紛憂喜麋鹿却知有許能

周斐

樺木之用在皮厚者盈寸取以為室上覆為瓦旁為
墻壁戶牖體輕而工省逐獸而頻移山中所產不可

勝用也

巢處遺風藉樺皮上簷側壁總堪為端誇不漏還勝
瓦豈慮頻遷等奕碁甕牖繩樞猶未備夏涼冬暖且
相宜五侯第宅皇州遍芮鞠先型爾尚知

海蘭河屯

有序

海蘭河屯者漢言榆城也遵槎爾茂嶺而西旁見舊
城之基焉雉堞無存土壘尚在昔年征戰之時各築
堡自守遺老既盡無能道其事者以其生榆樹焉

則謂之榆城而已

虎視龍爭各據時高培戰壘濶穿池何年貝勒失名

姓

昔東方朔落強有力者率自稱貝勒剩此荒城祇址基總為

聖人驅除

去聲難維新

天命眷歸期秋風榆戍經過處

奮旅維艱企繼思

即事五首

吉林圍接盛京圍天府秋高獸正肥本是昔年馳獵

處

癸亥年謁
亦以路便行闢

祖陵

山情水態記依稀

依疆執役兩將軍率下從公各効勤都是沛豐諸子

弟爭先奮勇起風雲

詰戎深意寓於畋故國圍場近柳邊聞說

彎弧新射虎稜稜

神武至今傳

我

太祖

太宗定鼎盛京即留此地
以為習武教獵之所每以此事為重立法亦

甚嚴或逢熊虎無不
馬上射之詰戎示後之意至深遠矣

親御弧矢

箭取儻羣俟友鹿網來巨口細鱗鱸雲中山色能生

動澗底泉聲乍有無

即漸皮衣換絮衣長途定省奉

慈闈留都父老心猶急重喜翠華指日歸

塔兒頭歌

有序

兩山之門積水不流歲久沮洳色如鐵鏽國語謂之
塞勒克特木克漢語則謂之紅鏽水草生其上纍纍
成墩國語謂之烏喀達漢語則謂之塔兒頭又蒙古
語凡小兒始學步艱行者謂之塔兒圖疑即此語之

誤作塔兒頭歌

深林大谷太古然林有落葉谷有泉泉停葉積成鏤
水漬泥蔓草相連牽草腐為壤壤生草月長日引經
靈潦禹乘四載不敢問付之地媼任濕湫高低羅列
窄堵波明駝負重愁若何驚麋駭鹿每遯跡獵騎縱
射還得多南人欺段忽見此下馬扶奴勞步履豈繞
舍利學苾芻不報無道稱君子

燃霞綳觀書因題

豈無絳蠟將銀燭愛此熒熒古與稽劉向傳經寧我
事居然天祿照青藜

暖三首

邇來風日又迴暄射獵渾嬌細毳溫且免輿儻切膚

冷况欣駝馬軟臙存

天寒則駝馬臙易瘦天暖
草肥則駝馬臙尚可反也

暄冷天公本無意喜暄畏冷自人情撫時端可通於

政以重為威底有成

猶憶前巡暖異常人言都道帶來陽

咸京向稱極寒
地癸亥東巡時

亦覺暄暖異常曾有人
言羣道帶陽歸之句

陪京已近欣南望咫尺英莪

邊牆
門名關柳牆

花園

有序

癸亥東巡時道經此地繁柯密葉鬱然猶存昔曾託
興成章茲復摘毫命什

聞說名園近興懷昔景賒叢中無別草

兩叢相對其
下不生雜草

枝上想繁花了了增山色堂堂閱歲華本來百獸避

土人云凡鳥獸
避跡不敢蹂踐底用木欄遮

植物鍾靈氣竒蹤多異傳

和傳花時人過之畏不採
擷或有所犯必致疾病示

不然猶是卉何以獨長年
那辨滄桑後難稽池館前
每來花謝過笑我偶無緣

進英莪門

重關中畫郊圻分

煌煌祖制千秋遵

康熙年間始建柳條邊西自山海關東
屬海又一自鐵嶺而分北東繞吉林過

虞村而止是為外
障其內則闔場地

圍陞背指行歷盡舉頭喜見英莪

門結繩列柵金城固休養善守

深意存入關樹葉尚餘綠靈占地氣

心通神

柳條邊蓋依興安廟而建山分陰陽故地之寒暄判然不同即長城亦然

築塲納稼率

已卒連村額慶多高國猶道今秋總半熟不知苗碩

農情真我進英莪凡兩度

興京近矣懷生欣

橋山指日此敬謁周甲思慕焉能申

即事三首

路依中谷墅依隈野老欣迎翠輦迴笑指碧川漩復

水英莪門外帶將來

澗瀝本是故鄉民露冕重看意倍親賜復蠲租自常

例更思鮮

平聲

惠水災貧

時以車駕巡幸賜復一年又因秋潦加恩撫卹

路側荒垣倚碧嶂當年戰守是誰曾停鞭欲問開疆

事故老稀存杞宋徵

三關

第一關名雅爾哈

國語雅爾哈即漢語豹也

天間虎豹雄神州第

二代岷極險絕

國語代岷即漢語雕也

雕鶚到此還應愁三關

扎喀逮邊壤

國語扎喀即漢語邊也

一成之旅懷

前猷由來攘外先奠內始基沮漆多綢繆紹世貽統建

大業蓬蒿斬艾

躬勞憂深根固蒂綿萬葉試看納綠源長流

興京疊舊作韻

一成傳

昔代六御駐秋時鼎峙留都近

龍興大業基

經營堪想像繼述益懷思陟嶽爰瞻迥降原復相去聲卑地

呈龍鳳閣

天昇日星姿廬旅遡過澗椅桐紛樹陂風雲環

帝座黔赤迓

王旗締造誠恢廓混同豈留聲去聲遲重來心越悚

永祐德恒垂奕葉欽堂構艱難尚克知

恭瞻

啟運山作歌

長白龍幹西南來靈山

啟運神堂開源遠流長綿奕世駢蕃禋社皇圖培

肇祖衣冠秘陵室

三祖元宮千載謚仇成不共何忍言七恨興師此第一

我

景祖

我

太祖興師討明以比為七大恨之首爰始爰

謀緬

亶父

橋山景佑猶故土昌平樵採禁至今朝家厚德昭千古

明季

謂我朝興自遼東乃毀及金陵為壓勝我朝雖有
二祖之恨而彼南京孝陵及昌平十三陵皆為守
護禁樵採辱德仁
風垂則千古云

乘馬過

興京再詠

赫圖阿拉連

興京

國語赫圖阿拉者即漢語橫甸也我祖宗舊
發祥地順治年間尊為興京橫甸在其南

惟餘土城蹟
榛莽叢生矣
依山樹柵聊為城
秋風策馬一憑闕
兆

基締構欽

龍興茅茨木突風猶古故宮欲覓迷處所涕零
始業何其艱九重萬戶遑安處

顯佑宮疊舊作韻

重至

興王里言瞻顯佑宮呵靈金闕肅拾級玉階崇追念當

開創惟欽禮

昊穹握符承

帝佑基命建

神功萬寓拱皇極千秋鎮大東繼繩滋勵志對越益虔衷

何有揚

光烈惟應仰

駿鴻皞熙猶未致怵惕每慙躬

薩爾澿

國語薩爾澿即漢語木厨也峰勢肖之因以得名

厨峰鐵背界藩

名山

間舉

義旗初創業艱諾密無能誇地利

初薩爾澿城主諾密納背盟合尼堪外蘭拒我

師計誅之取其城

杜松安足抗師顏

既得薩爾濟遠駐師於此以五百人

破明四路兵數十萬
殲杜松於鐵背山

秋風瑟瑟重經過

天武稜稜莫仰攀寄語方來應敬念豈容易撫有瀛寰

重陽日侍

皇太后宴

九九符陽數秋秋協歲行海山增

介祉風物麗陪京幽樹丹含籟岐花黃放晴登高真恰當

曾此俯寰瀛

新月

行營三度看蛾月夜漸添長景倍新帳殿篆凝輝雉
尾網城漏遞晃魚鱗一天秋思吟新魄萬幕寒衾憶
從臣忽聽遠村砧杵動授衣時節恰臨豳

恭謁

永陵

四祖分

陵塠壘同

鴻禧景佑奠岐豐制因漢氏修園寢

尊擬周家號古公念結拜瞻千里外派綿繼續萬年中曰

承曰啟均予責惟敬惟勤勵此衷

恭謁

福陵

天柱隆崇萬載亭

陵山名
天柱山

福貽奕葉藉威靈風雲儼若通

神緯龍虎常如護

帝局泰稷一時陳俎豆瞻依十載易霜星敬觀

寶錄思開創每悉

艱難淚雨零

恭謁

昭陵

丕顯

丕承王業昭肇基

景命大清朝那同鼎足分三國可擬

戎衣定一朝兩白常趨石馬汗

陵前立仗石馬曰大白小白蓋太宗當日所乘

以畧陣破堅者

萬青永護玉峯標元孫五世親陳真優恤

聲容未覺遙

謁

陵禮畢車駕入盛京仍疊癸亥歲舊作七言排律十四韻

周甲遵塗又向東吉林佳氣鬱葱葱故鄉遺俗今猶在

創業開基古鮮同走馬率西時相宅

如龍連海每勞躬

皇威遠罔先攘外

聖澤深孚早建中名正底須慙德抱

我伐明以報太祖之興兵

非利其土地

氣雄真使敵羣空既申頻价魚書議

既得藩陽遂屢

遣使議和

垂得還旋玉轡瓏

我

班師謂

太宗圍燕京垂得命取之甚易守之猶難

云

帷幄運籌宣衆力風雲締構贊

天功

王師本是征無戰勝國徒稱守且攻爰藉驅除膺大寶

我

世祖平流寇之亂得天下定鼎燕京於古為正

遂遷都邑設鄴宮上

陵近紀諏秋吉狩漠觀風樂歲豐稔洽重熙蒙

祖德月將日就惕予衷留京莅止當年宛父老瞻依喜氣

融滄海車書虔輻輳

朝鮮遣陪臣稱賀

九關閭闔洞開通推

恩行慶遵常制何必酺筵醉頰紅

至盛京故宮日作

精裡敬展十年思莅止留都駐羽旗秩秩肯堂欽

祖德依依愛日奉

親慈氣迴嫩暖情均暢雲放新晴喜共知信擬貞觀歌案

側武功得句再巡時

癸亥十月車駕發盛京時有會復如唐后武功咏再巡之句

御崇政殿

重臨慶善仰

徽興黼座維皇

祖所憑來賀西鵝復東鰈

時準噶爾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內附差使先至又朝鮮例

遣陪臣奉貢致賀

敢忘夕業更朝兢

君臣一德思前薦禮樂百年踵後增卜世繁禧綿億載大

紅海旭正初昇

故宮侍

皇太后宴

金風皎日麗仙屏
樂奏雲韶鳳下聽
興慶重來溯

締構大安到處奉

慈寧雲呈東海迎
螭駕祥擁西池介
鶴齡敬領

徽音識心所曰欽
繩繼守

先型

寶勝寺

精藍何處無初地佑皇圖虔禮世尊相敬思開國模
艱難緬

御鎧威烈仰

神弧

尊奉
胃及

太祖所貽
太宗所遺弓

佛是仔肩重憂勤益切吾

清寧宮疊舊作韻

故宮茲路寢

裡祀例依前

祭

癸亥東

神為國朝舊俗必於正寢
巡時敬謹舉行今仍之

永構惟懷

祖居歆總賴

天西南仍啟戶翰墨亦陳筵依舊三秋景那能百慮蠲流

陰誠在苒清暇暫周旋言念蘋蘩主愴然憶昔年

癸亥

年來時 孝賢皇后相
隨撫今追昔有感於懷

頤和殿 有序

於清寧宮左側構室數楹為

聖母息居之所名曰頤和殿而系以詩

松鶴顏齋表清越

避暑山莊松鶴清越
聖太后之地也

聖祖母山

莊所御亦以
松鶴名齋

頤和名殿奉

晨昏

孝慈家法千秋仰儉樸初風一室存

登鳳凰閣

層甍建置憶

當時表裏山河座下披軒睡豈能容榻側縱觀直欲奄天
涯九秋如昔風光好百歲而今戶口滋繁似京華非
不美俗漓用此為繫思

欲遊千山復不果

念結龍泉祖槌間遊期又復爽
千山既憐倦馬當秋瘦且付枯僧抱月間
坐可披圖悟離即恍如對瀑聽潺湲
終須卧象諸峰側霜磴煙蘿取次攀

長寧寺恭瞻

太宗所貽冠服二首

美牆有志難為覩

冠服重瞻仰

聖靈應現吉祥雲作蓋千秋萬載護長寧

戎衣汗馬

躬勞苦繼述常懷

烈祖靈儉樸心欽發篚始微言邨藉李邦寧

按元史大母間中有故篚

李邦寧對云此世祖所遺裘帶有聖訓曰儉此使見吾樸儉云云

過功臣費英東揚古利等墓題句誌感

橋山栢里鬱相望開國同心想杜房一二蓋臣茲扈蹕逸

勤胥及爾寧忘

躬臨酌酒當年事

癸亥初至盛京凡功臣墓皆親臨賜奠

遺奠依然表

舊勞

茲以重來各遣大臣致酌

動我愴然翹望處

山陵氣接朔雲高

恭咏

太宗所製鹿角椅

彎弧曾逐鹿製器擬

乘龍七寶何須羨八义良足供庫藏常古質山養勝新茸

那敢端然坐千秋示儉恭

故宮對月

殿秋輪欲小近海光愈潔初度埤堦闌漸朗琉璃闕
衣宵古已然示冲今豈別繩

先益增惕惜陰敢即悅同漢歌大風異唐臨遼碣可愛永
蟾輝何須問圓缺

大清門

我

太祖神武明哲創業開基日不暇給而勤於庶政建二木

於門俾下情欲達者書之以進

法貽百世澤永萬年

令許投書異詒笥無聲聽俾下情通古風淳噩非緣襲謗

木堯年

聖制同

賜王公羣臣及盛京官員宴即席得句

崇政光華午日晴笙歌酒醴樂聯情寧誇漢代橫汾
水訝擬周家宴鎬京兕爵三巡湛露泛蛟壚一縷瑞

煙輕同堂均有亮功責誰進嘉言最守成

大政殿

翬飛朶殿煥觚稜左右亭分以十稱永念誰知此時
切疇咨獨憶

昔年曾紹聞衣德千秋凜

燕翼貽謀萬葉承三致意惟欽繼述吾心寧敢懈兢兢

恭奉

皇太后自盛京迴鑾之作

盛典

崇禎次第修

安輿虔奉啟龍旂幾多別緒留豐里頗有征人望薊邱屈
指再臨期後日追思夙駕溯前遊去來今了不可得
一念繩

先奕葉謀

永安橋

盛京城西至廣寧向多沮洳行旅頗艱我

太祖初定瀋陽即命脩除疊道一百二十里

太宗崇德六年又建永安橋自是師行無阻用集大勲策
馬經過摘毫誌事

除道脩橋經

指揮師行來往迅如飛奚稱貞觀征遼日布土徒勞奏績
希

過句驪河

潦盡寒潭碧水澄浮橋旋轡舊相仍樂浪元菟古難

考安市裏平近可徵納稼村間場有積趣歸人急馬
終勝句驪渡後頻翹首已隔雲煙望

二陵

廣寧道中

廣寧道中跋馬行敗壘荒堡頻逢迎云是當年防守
處江山坐失嗟有明外猜內忌政紛亂謀臧不從不
臧薦其間門戶尚相爭文臣掉舌武臣竄增餉未逮
士卒家逍遙河上擁檠牙成梁華表至今在爵里世

甯滄桑誇後臺烽火更番置朝傾夜望亦云脩設邏
徒佈千萬兵

王師一舉皆捐棄遼東不保全遼西破竹安禁飛騎馳我
來撫蹟仰

前烈百年古縣成雍熙

皇天無親德惟本民不可下曰可近一言敬告守器人待
言守時計已晚

祭北鎮醫巫閭山

敬謁

橋山大典昭旋輿蠲吉祀寅朝提封於昔更無北望扶而
今溯有姚廟古百王虔盛享

神庥億載佑全遼高低黍稷盈幽野歲歲顯祈風雨調

畫松

北鎮廟中古松半枯槎枒夭矯東縣蒼蒼鬱然偃蓋繁畢周覽文樹下貌之而係以詩

鎮廟門西似蓋松半存枯幹半龍蔥凝神如見抱朴
子圖貌慙非陳所翁立下忽疑晴與晦現前可悟色
兮空何當六月根旁坐讀疏仵聽謖謖風

杪秋遊醫巫閭山得五言三十韻

興宇坤維鎮神堂
碣石開崖從參漢
迴案衍向陽恢

舜典升柴戴山經
括地咳昔曾望巒
嶺

癸亥歲有過
廣寧望醫巫

閭山
之作

今已近壇陔
裡祀帛邊薦威
儀卿尹陪達誠
仙

闕退問景玉鞭催
驀入栗梨墅延緣
蒨苑堆圃場崇

有積雞犬靜無猜
頻見畊荒隧疇能
保一畝日高方

覺暖風細不生埃
盤谷深成阻牛山
久已咳寺顏僧

避去屋寂鳥飛來
遂造崎嶇遍從看
草木纔地靈自

呵護天意本栽培寫霧豁宮霍流漸落漩洄柳書人作

字松抱石為胎初狹塵凡限中宏造化胚便因窮窈

窕旋命減輿儻詰曲遵碕逕蒙茸藉嫩苔懸崖飛瀑

水切顥聳瑤臺

右聖水盆

尚有芝英碣寧妨薦福雷

右蚪蚪碑

武陵雖假借洞口試徘徊作記徵彭澤成詩憶楚材

右桃
花洞

寧知進士第轉避岳陽杯

右呂公岩

肥遯幽棲處翹

思獨往才

右道隱谷

雲巢真可號龍種是誰栽

右雲巢松

最後

中峰矗居然一笠嵬

右曠觀亭

海天惟浩蕩心目與兼該

始遇欣佳矣曠觀誠壯哉安期如却掃意不在蓬萊

遊醫巫閭雜咏

翠雲屏

崔嵬孤峯削玉華山樞旁出古槎枒何人解事為鐫

泐語鑿空猶道女媧

上有舊鵲明御史張學顏題補天石三字

道隱谷

深谷棲遲可樂賢路遙偶未訪林泉東丹潛志讀書

處逐鹿成圖豈翹然

石渠寶笈藏東丹逐鹿圖

聖水盆

垂崖迸水落絲絲冬不凝冰事匪奇應為仙家修養
法將臨玉女洗頭時

曠觀亭

飛來一笠冠巔屹海水天雲入曠觀奇蹟無窮宇宙
內欲幽探遍故應難

哈密底至遣誠親王果親王恭薦

二陵感而有作

西極甘瓜熟來從匱貢郵薦新遵昔例

癸亥謁陵禮畢貢瓜

適至曾造誠親王和親王賁往恭薦柔遠賴

前猷已覺雲山隔其如歲月悠較予應厚幸又得謁

珠丘

錦州道中

築場納稼野村閒羽蓋逶迤展

謁還七萃翹心指帝里萬年愉色奉

慈顏潦澄急水將慢水秋老松山復杏山盡是

開基用武地時平益切守成艱

題寧遠祖氏石坊

燧謹寒更烽候朝鳩工何暇尚逍遙若非華表留名
姓誰識元戎事兩朝

過中前衛

峰堡岡臺每相

入聲

望耗民無救墮明網椽人久擅殺

生柄怯將徒稱守禦方極目一時警蹕路迴思此地
戰征場動關心懼仔肩重

祖業維艱刻敢忘

題望夫石

姜女祠前有石名曰望夫或云即姜女墓事雖不經
而有關風化故詠之

執役當時為護邊隕城堅節益姜傳牧兒遺火咸陽
燎片石羸他歷海田

山海關仍恭依

皇祖原韻

長塞滄瀛倚雄關
碣石邊抱環四城接

南北二翼城
東西二羅城

晉洪武時
徐達建

延亘萬峰連兩度鑿與歷千秋

聖製傳小陽仍問景弱水不論年禾稼納場圃人家富井

煙撫茲偃武會敢忘詰戎權戰蹟餘平野

關內平野
即破流賊

十萬
衆處人情譬涉川

丹陵迴望遠攬轡意拳然

再登澄海樓疊前韻

拾級登岑樓復此俯巨溟
寒暑幻冬夏日月浴虧盈

界畧光並耀際天色同青最鉅斯絕類守信故永亨
蹄涔易致涸注茲恒為瀛涇渭誠小哉徒分濁與清

再登澄海樓疊前韻聯句

有序

乾隆十有九年秋由吉林至盛京恭謁

三陵禮成旋蹕以孟冬二日入關再登澄海樓距癸亥前

遊周一紀矣閱壁間舊題墨瀋猶新爰續舉成例命
汪由敦劉綸用禁體聯疊前韻既暢登臨並誌歲月
云

御製

坤載既盤礴坎德靡虧傾脈屬天地氣

量應朝夕盈朱垠際閩廣朔野奄幽營

再巡臨碣石

臣汪由敦

御製

重登俯雕甍梁適侍子舍

時梁詩正侍養南還

張騫返仙京

張照

已物故壁詩猶好在

屋籌凡幾更螺九大塊點肩負岑樓擎霞標傍檄

真顛

臣劉綸

御製

雪嶠羅窓崢東叟尋蓬嶼巨蜃吹層城霧露不辭受

壑谷容來并雲錦織迴紫玉繩接通明陽侯逞陵

軼

臣汪由敦

御製

嶽祇恣礮振斫陣萬馬駭突圍千牛轟禁體續前例

罰期嚴後成貌毫釐勺蟲牾餌投長鯨志怪蹟誰

覈

臣劉綺

御製

求真才豈英一杯納日月億劫噓陰晴底事稱白鷺

奚從款紅蜻爰居享韉韜鮫室眩煌熒藏積梵書

列

臣汪由敦

御製

鉅叢韓碑呈何無復何有曰虛亦曰貞赤石靈運進

綠綺成連行遠航越裳候奇賁賈胡評隱娥歸墟

守

臣劉綸

御製

颶母舶趕生珊瑚周其趾蠙珠耀厥瑩壯觀向空廓

郵籤漫促程

夷齊廟

得聖之清孰與齊首山途便此憑躋為傳公信及公
達底較遼西復隴西宋代何須錫圭冕伊人本自視

塗泥史遷慨羨青雲士未識浮名本稗梯

恭奉

皇太后迴鑾述事

上塞苦難取道便

明禪劫後心虔山川往復五千里甲子周迴十二年

自癸

東華錄

三陵

距今年甲戌正周一紀武帳常承

寢門豫都人喜近蹕鑾旋鄴宮悉得

開基蹟守業惟勤勵體乾

欽定盛京通志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盛京通志卷十四

少詹事_臣曹城履勛

總校官編修_臣朱鈴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盛京通志卷十四

天章

皇上聖製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御製古今各體詩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盛京通志卷十四

天章

皇上聖製

詩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追復睿親王封號并復其宗嗣襲封予謚配享詩

以誌事 有序

稽宗盟之軼事展親兼以褒功勳方策之遺聞申枉因

而繼絕睿親王者屬本懿藩分居執政勤勞王室悲忱
洵同姓之良綏定燕京偉績更諸王之冠顧以任隆見
嫉亦或氣盛招尤履霜之釁潛積於多年戴盆之寃頓
興於既逝折敝衣為左證理知所必不然肆羅織以深
文獄甚於莫須有徒以衆怨之構成貝錦而執作爰書
尚非

親政之年矯綸綍而竟從重典繫予恭披

實錄鑒王實有大勲當危疑推戴之時拒羣議而匡扶

冲主迨戡亂肅清之際迎

聖駕而肇建丕基且誠比列之諂諛最以尊

君親

上復斥同懷之愆戾加以義正詞嚴歷歷具存班班可考
緬其誠蓋皎如白日青天嘉乃壯猷允矣信今傳後
使果有不軌之志未嘗無可乘之機乃貞心既矢於
寢興豈逆跡轉萌於泉壤無端而暴其罪狀每惻於
中如是而坐以叛名宜昭其屈念疇昔非由

親決弗嫌成案之翻為國家特叙成勞惟協公評之當用
是復其王爵仍教世襲茅封並為錄彼宗支咸使列
於

玉牒葺園寢而春秋祀享配

太室而殿廡筵班補列傳以連篇準易名之一字推

祖宗之恩意辨誣足勝金縢勉子姓以欽承守緒奚煩鐵

券爰成四韻并引長言

流言恐懼似周公公則生前王已終

睿親王之寃獄與周公之被流

言相似然公之受謗在生前故恐懼可以有待王則
遭誣於身後故是非無以自明然予恭閱

實錄

為之昭雪較諸感風需而發
金勝者似尤光明正大耳

無倖位心真是睿有開

基業孰齊忠謚增一字非私惠論定千秋付衆同配

食襲封推

祖澤睦親惇叙勗宗功

命仍稱禮鄭豫肅諸親王及克勤郡王原封爵號

並予配享詩以誌事

有序

溯維城於王室同扶有永之

鴻圖考列爵於宗盟各著非常之偉閎事在本朝為極盛
蹟皆前古所罕聞每以繹尋

實錄之文因有追叙成勞之典粵稽禮邸實惟讓王四路
分殲薩爾訥助揚

神武連營並克山海關奮厲師貞翊

聖明而特表蓋誠誅逆惡而不徇私義至鄭王屬居近派
蒙

太祖育自宮中初定平壤之盟旋鼓寧遠之勇遵化歸化

頻建豐庸松山杏山疊施勝算剪強藩而成一統識
裕先幾膺攝政而䟽千言監陳

前憲若夫論功之最惟豫尤超幼統偏師荷嘉名之

肇錫獨抒長策舉大勢以全規洎入燕京遂專閫節破潼
關而追流寇狂魄尋僵平疆介以定中原游魂自滅
又如肅武親王之百戰稱雄而秦地恢城蜀疆殲賊
勲尤崇也他若克勤郡王之屢征奏捷而降納朝鮮
計圖明塞畧更優焉是為同姓之股肱名皆炳著並

昭當年之耳目人所艷稱乃日久而舊號俱更雖世
及而遺風幾泯爰命復原封之字俾同竹帛以常新
並教列配享之廟咸侑馨香而弗替餘凡類似悉予
詳求念櫛風沐雨之勞使徵獻者知功宗之不朽比
礪山帶河之永期襲次者懷祖烈以毋忘用紀長謨
並疏小引

貝勒讓帝如汝陽

太祖大事禮親王於諸子中
為最長而功德隆茂衆望皆屬

太宗禮親王因作議書言紹承大統必得聖君始
能勘亂致治以成一統自顧德薄願共推戴

四

貝勒嗣位入朝通示諸貝勒大臣衆皆喜
太宗辭讓再三王意益懇切乃從之
薩爾滸

戰我武揚

薩爾滸之戰禮親王同
大祖立功詳見向所作薩爾滸山書事
推

戴

冲主出丹誠

叶

不私子孫德尤彰

世祖嗣位時禮親
王之子碩託孫阿達禮

曾孫謀立睿親王禮親
王發其謀並誅之云

宮中育養子姪行其名曰濟爾哈朗

叶
鄭親王為
太祖親姪幼育於宮

中號和
碩貝勒

戰功多矣難數詳同攝政亦抒謀臧滅吳三

桂見早強

鄭親王病劇
三朝深恩未能仰答不勝感痛惟願
世祖臨問泣對曰臣受

以取雲貴滅吳三桂統一四海為念
世祖幼領
為之大慟逆藩日後之謀果不出王之先見也

偏師建蹟昂褒蒙

聖嘉賜美名

叶 豫親王幼統偏師輒有功
太宗嘉之 賜號額爾克楚呼爾

直入潼

關賊奔商旅師平定江南疆功莫大焉策允良

王之戰功

甚多難以縷舉至其破潼關逐閩賊
及平定江南尤其功之最著者也

整兵直入肅親

王陣斬巨寇張獻忠

叶

悉平內地警諸羗

肅親王射
殪張獻忠

並削除羣賊
平定陝西

禮親王子智獨長

克勤郡王為禮親
王長子有勇謀

濟

以悃悛復勇往

叶

盟定朝鮮勦克襄

克勤郡王嘗同
大貝勒阿敏及

鄭親王征朝鮮克四城諭朝鮮王李倬降時阿敏懷異志欲直趨朝鮮王京倬挈挈奔遣其臣進昌君求和衆議許之阿敏不允克勤郡王密與鄭親王議駐師平山城遣使往諭倬報命願歲貢方物遂許其降既盟告阿敏阿敏以未與盟仍縱兵大掠勸恨未得之不聽復令倬弟李覺與阿敏盟乃班師

與定北京

叶

克勤郡王於崇德三年以疾薨於軍太宗聞而痛哭加以恩禮故未

及與入關定燕京也

是皆巨擘輝天潢與復舊號並配享

叶其

未及者付考詳並教一一稽宗盟

叶其餘宗室諸王貝勒等有功績

顯著其封爵後經降奪者並命宗人府查奏

雪冤彰善示後

祖

宗恩澤子衍慶本支百世奕禩昌

恭題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

戰蹟輿圖六韻

有序

盛京吉林處乃我

祖宗肇迹興王之所而皇輿全圖所繪向未賅備因敬稽
實錄事蹟命將軍弘晌等詳考道理形勢按圖增補且勅
大學士舒赫德阿桂等董所司拓為大圖於

聖武豐功標注地名之右恭紀

太祖

太宗親征及

遣諸王貝勒等征討者為地凡一百四十有四圖既成將

以壽之棗梨垂示久遠緬維我國家自長白

發祥以至奄有遼瀋

鴻業經營規模大備而我

太祖

太宗戰勝攻取

開創艱難皆有山川疆域可考迄今按圖展對益可想見
當年

景命所貽

前勞所啓用是恭賦成什誌不敢忘即以是詩錄之幀首
我世世子孫遵覽斯圖其尚欽承敬畏以鞏億萬載
丕丕基而于余所以述

祖德而垂後昆者庸可忽乎哉

龍興東海佑承

天創業時仔

二帝肩因以興圖考當日注之戰蹟示千年

祖功並茂德貽後

宗德還兼功繼前心膂折衝同禦侮

躬親執銳更披堅凡經一百四十處廼致九州萬國全享

此泰平守器者可忘

先器弛勤虔

東巡盛京叩謁

祖陵是日啟蹕得詩八韻

有序

山成鼎峙億萬年

天作基祥命憶巽申廿四載地睽致愍曩以

慈駕之途艱遠涉遂爾藐躬之儀闕續脩茲猶禪祭之未

臨惟此

精裡之可舉廼涓吉日復謁

祖陵三至斯循敢曰事能繩

武長言不足通惟志切覲

光於時夏閏已過秋初甫半月明萬里儼宵中對以揚輝
露白前朝若春至履之增怵指巖關而先度道維舊
而路則新睽陪都以再經昔為入而今則出撫閭閻
之繁庶恩與頻施緬

開創之艱難詠宜三復由程肇始即事成章

憶曾甲戌別陪京迴望依依不盡情祇慮

高年勤跋涉

泣思因

聖母慈愛凡巡幸處必欲同行後
慈壽漸高不宜遠涉凡陸程稍久者

即不敢扶持
行自甲戌後至今

安輿故盛京之
越廿四年未舉

故教遠路罷巡行

而今愴無復瞻顧爰此攄其久眷誠吉禮槩因居服

罷

尚在二十七月之內惟因追遠展慕恭謁
陵於凡行獵閱兵及盛京筵宴等事一切罷之
祖

明裡惟是展虔呈縈懷二紀瞻

神壤撰日三秋啟翠旌自是兩都孰東道幸茲萬寶閱西

成仍宣緹騎戒蹂躪更與烟村免賦征厯厯敬看

開創蹟守成責重凜虧盈

山海關三依

皇祖原韻

陪京來往路底藉此為邊大將四城築

按築四城皆徐達所建

經臣列戍連

熊廷弼守此時列戍猶存

操戈室未已

廷弼駐山海關經畧軍務

而王化貞為巡撫廷弼主守化貞主戰朝議右化貞者詆廷弼廷弼憤上言經撫不和時有言官言官交攻時有樞部樞部佐闕時有閣臣臣今無望矣時事艱危而操戈同室廣寧之棄我兵追逐化貞二百里如入無人之境所謂設險者安在益以信天心助順師克在和我國家以同心協力開創成功而明季門戶攻許足鑒萬世可曉然於在德之義矣

設險地空傳

天佑開今業

祖功仰昔年庶哉孽戶口久矣靖烽烟須識養而教慢論

經與權三番臨古塞一瞬逝波川惟是疊繩

武景思益惕然

出山海關作

並山臨海守原固遼矣長城郡守齊重鎮徒防永平

左大軍早過順天西

明設重鎮守扼山海關以防我兵而我大軍每從古北喜峯諸

口入邊明兵曾莫能禦即如天聰三年我親統六師征明

駐營土城關進圍燕京袁崇煥

祖大壽始自關外倉猝赴援也

彼非設險况失德

明自神宗以後朝臣惟門戶紛爭百

姓以科斂愁怨紀綱凌替自速滅亡德之不務雖設險何益而我

太宗恤衆愛民

上下同心共

成鴻業實為天之所佑固非彼失德者之
所能支今則中外一家陪京且在關外山海之險不
過僅存我以同心自受
闕名耳

提今日兩京為坦路小哉何用說丸泥

姜女祠

叢祠舊築海山邊善哭偏因姜女傳金鑄應嫌范蠡

謫墨胎可比伯夷賢

五金皆可鑄像今自西藏所貢梵銅佛像雖周時所鑄然漢明

帝時佛法始入中國則中國之鑄像以越為最古矣此祠中泥塑姜女俗謂之增胎又謂之墨胎若木像則謂之減胎又謂之香胎不獨伯夷之為墨胎氏也向年題玉泉山呂祖洞詩有墨胎古洞閱時年之句

未注明因並誌之

蕭風枯樹哀弦寫明月清波古鏡懸路便

一臨緣節義訂訛意已具前篇

杞梁事見左傳其謂為秦始皇時者未免

傳疑附會前癸亥作已訂其謫惟因節義可尚故經臨一再題句云

寧遠道中作歌

在明為關外爾時其意欲寧遠奈其寧之不得道詎

祇失遠且失近

叶

在今亦關外坦坦蕩蕩行往返即

云內外已贅辭那更遠近較末本近實為本遠實末

寧已為先寧彼晚其明先自未寧已上下否隔車轅

債^叶我

祖戎衣定天下百年教養武早偃兩都時邁此亨衢村村
富庶耕鑿穩新疆乃更籌久安倍萬斯載慮勤懇

寧遠祖氏石坊疊舊作韻二首

翠華迺遷度秋朝祖氏石坊復見遙雖是貳臣背明

國却成世族事清朝

昨明國史館以明臣降附本朝者列為貳臣傳并視其厯著勛

績忠於我朝如洪承籌等為甲編其進退無據不齒於人如錢謙益輩為乙編以示褒貶若祖大壽雖由明總兵來降有負勝國然在本朝則功績茂著其子孫並為世臣正宜列之甲編者也

崇煥遭縲入獄朝率兵獨跳去而遙弗追弗罪仍為

守足識陵夷笑勝朝

祖大壽聞我軍進薄燕京同袁崇煥入援及我太宗用計

明帝不察竟磔崇煥於市大壽驚懼率兵徑歸其叛跡已著而明帝聞之既不追回又不加罪大壽亦仍為明守錦州且既已納款我朝及縱歸復懷觀望反覆無常直待勢窮援絕始決計來降其故仍不可解而明人委邊事於叛臣明政之陵夷即此可見矣

仍駐沙河所

仍駐沙河所糧廬頗耐居不期逢蹢白亦欲順情與

連日陰雨道路泥濘八月初一日午間駐沙河所雨尚未止雖傍晚晚西北風起天已暢晴而扈從人衆行

李車馱多有未能至者因於
初二仍駐一日以順衆情

暢對秋雲捲知將寧道

除幾閒消底事四庫校全書

四庫全書應行呈覽者
命隨閣章間二日遞進

十本瓊廬幾暇
頗得披校遣興

杏山晚眺恭依

皇祖原韻

夕陽欲與遠山平曠野風吹牧馬聲駐早人閒多靜
趣

當年殊異此征明

經呂翁山作

我

太宗皇帝擒洪承疇處也見

皇祖詩中而通志訛為呂洪山茲經過其處命更正之爾

時

武烈已見於全題詩中松山杏山之作特以洪承疇被擒
於此復以其事詠之

袞衣經畧屢更人足識君無定見真莫怪生降背厥

義要知能養在乎

仁

既降送至盛京即授顯秩推誠待之故感而思報明
太宗每得降人皆厚撫之使各得其所洪承疇

亡緣自生多議國史應為列貳臣

洪承疇在明代身膺間寄一旦力屈

俘降歷躋顯要律以有死無貳之義故不能為之諱
然其後宣力東南頗樹勞伐雖不克終於勝國實能
効忠於本朝豈可與錢謙益輩之進退無據不齒於
人者漫無區別因命國史館總裁於貳臣傳分為甲
乙二編伴優者瑕瑜不掩劣者
斧鉞凜然以示傳信而彰公道然亦其間具優劣更

教甲乙等差陳

錦州道上恭依

皇祖詩韻

久困城方下當年跡窈冥

天聰五年八月太宗統兵圍大凌河掘壕築壘

為久困計九月明兵四萬自錦州來援

太宗與

諸貝勒率騎兵進擊敵却走會大風敵乘風縱火勢

甚熾將逼我營天忽雨反風遂大破之生擒監軍道
張春等十月大凌河中糧絕明總兵祖大壽因舉城

降夜至

御營輸款尋縱大壽還錦州大壽既歸

復萌叛志與我兵相拒

太宗復遣鄭親王濟爾

哈朗等統軍更番圍困錦州至崇德七年三月明援

兵盡絕城內糧盡饑民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

松山已失乃率衆官詣軍門降遂克錦州茲百

驛鋪

餘年昇平戶口滋息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

坦蕩道山展畫圖屏

五字瑤編什

一時翠蹕停無非
厪守器樂利驗郊垌

過錦州詠祖大壽事

伐大木應先去枝

太祖親征烏拉時嘗論從征之諸貝勒曰譬伐大木豈能

遽推必以斧斤斷而小之然後可折今以勢均力敵之大國欲一舉而取之能盡滅乎乃率師毀其所屬

六城逾三月而滅五拉 太宗敬守 太祖聖

訓於征明一事亦有剪枝伐樹之 諭而參政祖

可法等以爲去其手足不如攻心 太宗不從蓋

深知明國雖已積弱而大勢尚未遽就滅亡 意

若留以有待 大聖人卓

識誠非衆人所能仰窺也 燕京垂得更班師 天聰三年

太宗親統大軍征明，薄燕京。率諸貝勒及

護軍環城，闕進兵。距闕廂二里者，縱令入城。乃自土

城闕進兵，距闕廂二里而營。我軍既圍，困燕京。諸貝

勒大臣俱請攻城。太宗曰：「攻城固可，必得倘堅，

城之下失我一二良將勁卒，即得百城亦不足喜。遂

止弗攻，尋經海子而南，且獵且行。隨克良鄉，固安至

房山，祭金太祖。世宗陵還，次燕京，營於城西南隅，擊

破明四總兵，守拒之。柵斬滿桂、孫祖壽及副將以下

三十餘人，生擒墨龍麻登雲。乃勤王巡撫旋遭緋

遺，巴克什達海與明議和，遂班師。

同事總戎自返旗

戎軍既至燕京，明寧遠巡撫袁崇煥、錦州總兵祖大壽赴援，營於京

城東南隅，立柵堅守。太宗往視，即還。因授

計副將高鴻中等於所獲，明兩太監前故作耳語云：

「今日撤兵乃上計。」頃見敵有二人來見，上

語良久而去。意袁巡撫有密約事，可立就矣。楊太監

佯臥竊聞其言旋縱之歸以所聞告明帝遂磔袁崇煥於市我太宗行軍用計所謂兵不厭詐乃明

帝一聞逃歸內豎之言不加審察遽誅勤王之人愚亦甚矣我縱用兵不厭詐彼

誠中

去聲

計太云癡守城援絕方降順意欲何為難恃

知祖大壽因袁崇煥被誅驚懼率師而返是有叛志也乃明竟置之不問而大壽亦仍為明拒守錦州其故殆不可解然大壽自降順縱歸而後猶屢懷觀望反覆無定直至食盡援絕始誠心出降更不知其初意欲何為也

錦州道中書事

更戍圖攻地當時剋取難

昔大軍攻錦州時更番圍困經一載餘錦州援盡糧

絕且我兵已克松山擒洪承疇等祖大壽
戰守計窮乃率衆官詣軍門降遂克錦州終焉降師

範何有賴呼韓

喀爾沁為明時朶顏三衛有桑噶商者同祖大壽曾守此城

事已

登青史名猶籍錦官兩京久耆定一例蜀民安

錦州之名

與蜀中錦官城相倣昨者兩金川狼狽為奸蠶食鄰
境而金川逆酋索諾木尤狡惡久必吞併諸土司侵
及內地則全蜀之民皆不能安枕所係甚鉅且兩苗
勇恩抗命罪在不赦乃命將簡八旂勁旅并調陝甘
滇黔綠營士卒厚集兵力五年而討平之俘渠誅磔
並以其地設鎮安營一洗逆番惡俗為蜀民永除後
患

蒙古王公等來接詩以誌事

札薩屏藩列護邊鄙途來覲踵相連久蒙培養都知

禮漸重耕桑亦曰賢

自出山海關以後各札薩克蒙古部落不遠數百里來迎蹕路

如喀喇沁科爾沁奈曼巴林阿魯科爾沁翁牛特喀爾喀土默特札魯特諸王公台吉等分日迎蹕嘉其誠而有禮且各部落近已漸習內地耕作不復專事畜牧亦可見國家教養之澤至為廣遠也弗宴

弗園胥命返獻駝獻馬各抒虔

此次幸盛京因在二十七月之內不筵宴

亦不行圍蒙古王公等至行在即賜茶并各賜緞匹有差概行遣回有以駝馬獻者並却之其中或難以盡却者則酌量留之視其數賚以大緞用示厚往薄來之意笑談指顧多孫行

去聲

白髮那辭是長

上聲年

觀大凌河養息牧

唐時養馬稱最盛四十萬匹杜詩詠馬多地狹苦難

容募民供秣勞難應我朝養馬無須多上都

即元之上都

鹽澤

蒙古語達布遜諾爾漢語譯之為鹽澤非新定回域之古鹽澤也

大凌河

即此養息

牧處

二十餘萬孳野牧幾曾芻菽煩摧科此處牧政實稍

異夏逐水草冬則餵供以內府之莊頭何有追呼累

民事今來閱馬河之濱按隊分色萬錦陳華陽歸

後無征戰易給扈蹕利衆人哈薩克馬來服阜新疆

用以資騰飽一家萬里合東西白傳那歌陰山道

大凌河詠事

明守大凌河盡悉其精銳堅城與深壕步步進攻備

明兵佔據大凌河為得尺進尺之計將以逼瀋陽

文皇謂得此餘易取次第顧彼防禦嚴因為困圍計離城
度五里築牆掘塹邃周立我軍營庚癸呼難遁時攻
其外堡降者踵相繼來援截錦州戰勝常奪幟援絕
城中窘糧盡人相食叶大壽乃出降誑出錦州避大

圍大凌河掘壕築壘為久因計明兵自錦州來援
太宗率騎兵進擊敵却走會大風敵乘風縱火將
逼我陣天忽雨反風遂大破之既而大凌河城中糧
盡飢民相食大壽遂舉城降夜至御營輸款大
壽偽獻奪錦州計遂縱大壽
還大壽既歸錦州復萌叛志
方當攻堡時

聖諭實錄記明示諸大臣勇者勿重勸彼其損軀效可一
莫再試以此衆愈奮爭前敵

王胤大德曰好生仁以行勇智向者嘗用兵賞罰期明晰

出衆巴圖魯佳名亦時賜

將士之先登勅命者每

憫

賜以巴圖魯之號且

諭諸大臣以此等忘軀
勸勇之人宜加護惜勿再令
首先登城致或傷損

仁心仁言體惜備至衆益感奮爭効實萬世所宜
法守近年平定西域及攻勦金川士卒中多有超衆
得功者亦每錫巴圖魯號以旌之而被旌之人愈思
圖報凡遇攻戰仍復先往以此屢著奇勛者固多而
傷損者亦頗不免雖加以優恤而念之常切矜憐茲
恭閱實錄倍覺祖訓之當守而孫臣實未
見及於此雖此後不願復有用兵之事然兵不可一
日不備則此意亦不宜忘因命軍機大臣恭述
聖謨擬書諭旨以誌永久且以貽示子孫
其人以被旌勇往無不至頗有
死綏者矜憐念弗置設如我

祖諭安得有其事憬然悔失籌未習兵所致

先見邀

天佑孫臣服且媿敬成長言誌且以告後嗣

過大凌河恭依

皇祖原韻

屈指三經此處過上

陵本異大風歌

勅成在守非不易

嘗作創業守成難易說云唐岑文本以
為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

其道不易余以為不然蓋創業固難矣然以守成較
之但可謂之不易而守成則實難耳創業之主其難
可謂至矣然綱紀制度未嘗不可留俟後人守成者
苟無以光前烈啟後圖斯懔然有不終畝之憂是創

業者未竟之難亦守成者分內之事也是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鮮有不盛滿中之者以此思難則所以持難者可知矣故予獨以難責夫守成者非敢忘創業之難正以慰創業者之初心耳茲瞻言舊蹟緬懷締造艱難因繼

藥括前說以及之

顯曰承愧已多牧馬自來稱垌野

大凌河有牧場每歲觀字育馬羣極為蕃盛

魚何必備凌河百年遺老消磨盡

豐京老將還能說皇祖詩有云

曾記前途自倒戈今距即舊日兒童曾就膽

皇祖臨幸時幾及百年雲日者亦鮮有其人矣

故事無能問鍛戈

廣寧道中

長亭復短亭古縣此重經憑海負山處衛中扼外形

一家非所論

廣寧縣志稱其形勢負閭山憑渤海據勝青營扼衝中外蓋猶沿勝國舊聞今

則中外一家廣寧已為陪都屬邑又何防扼之可言乎

九伐亦云停寰宇今滋

廣胥為籌永寧

望醫巫閭山再依

皇祖原韻

迎輿輦秀氣不異把芙蓉得得行行近蔥蔥鬱鬱重
猶嫌數里路原識幾層峯豈是虛摹境即當真撫松

幽州千劫鎮古廟萬年封肅拜申淵悃

明裡遵六宗未瞻闕闕鳳已覺氣為龍一望紛吾慕繼

繩敢懈胸

祭

北鎮醫巫閭山

向因旋蹕

祀今以進途

裡

癸亥甲戌皆由邊外至盛京歸途始經北鎮致祭
今年出山海關而行先經是山因即申祭望之禮

鎮地奠千劫佐

天福萬民本無為已禱饒有致心寅前度

祈辭在

甲戌祭山有歲歲顯祈風雨調之句即勒碑其處

依然如昔申

詠醫巫閭山四景

翠雲屏

廟西峙立翠雲屏凝盼誰能擬色形一石丈餘大方

廣

見錦州府志

補天兩字出何經

上泐明張學顏書補天石三字

道隱谷

聞道深山足隱淪與居木石桂松隣誰知潛志樂飢
者原是攬身逐鹿人

石渠寶笈藏有
東丹逐鹿圖

聖水盆

列崖垂落水如簾隔斷塵氛靜且恬多有朝鮮人泐

句箕疇文化至今漸

崖間多泐朝鮮人詩蓋朝鮮
為箕子所封至今猶重文教

曠觀亭

山堂此日已為亭眼底平陵碧海渟應是遼王貯書

處

志稱遼王托雲愛山之奇秀於極頂築堂曰望海
購書數萬卷貯之今亭想即其處按遼王托雲即

東丹
王也
至今秀色蓄眸青

觀音閣即景

鎮廟更西北禮成一問蹊縱觀連海濶直上與天齊

不盡奇和詭誰知端與倪無煩重徵古七景閱前題

甲戌經此曾作遊醫巫閭山遍歷諸勝五言排律三十韻注中有聖水盆蝌蚪碑桃花洞呂公岩道隱谷

雲巢松曠觀亭等
七景今泐石崖間

詰屈歷雲關精藍迥巘間漫茲悟空色較昔異容顏

胎石松多瘦依岩鶴自閒天成同入路
崖口入處大似天成寺松

石間
三載別盤山
盤山未到者
已三年矣

命查覈盛京所屬應修城垣發帑繕治詩以誌事

斷垣敗壘動經過州縣城闌毀亦多征伐

昔年故有是觀瞻今日可聽他葺頽興廢原闕政發帑雇

工非起科

出山海關以來所經州縣城郭多有頽阨者蓋我朝以盛京為陪都關外皆成內地

故向來未議修葺然畿輔及各省城垣並官為修理况盛京根本之地而郵程往來觀瞻所係豈宜置之不問因命軍機大臣會同將軍弘昫查議擇其最要者發帑以次興修並簡大臣同將軍府尹董其成每處各派專員偕地方官經理工作以期鞏固垂久且國家凡有興作無不發帑雇工從無加征科歛之事

是修城非但為崇墉觀美而所在丁壯皆受值以贍身家尤得均沾實惠誠一舉而兩善也

創守由來殊主客思量及此懼如何

駐早

吉行五十里駐早衆情娛書史隨時有驛函縣政無身惟勞以逸心與靜而俱羶室支窓詠芸齋定豈殊

疊道

盛京以西向多沮洳其近瀋陽者自

太祖命修疊道百二十里

太宗復建永安橋以便行旅至今賴之而廣寧之柳河溝
當夏月陰雨尚患泥濘丙申歲承德錦縣寧遠廣寧
四屬商民捐貲築治疊道中間多架木杓以通汙潦
今過其地居然坦途雖時已八月且晴霽旬餘固可
安行無阻而修道成梁王政所尚矧近市之人能知
大義分所有以利人淳風亦足嘉也因紀以詩

瀋陽疊道接廣寧沮洳年深或重去聲亭畚揭成梁衆

情切車駢遵路仲秋經攻之足識民風古除也猶慙

王政型大勝南陽諸父老不求逋賦急公聽

昔漢光武幸南

陽賜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
光武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安敢遽期十歲乎吏民
又言曰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光武大笑復增一歲
茲余三莅盛京前兩次俱已蠲租一年今歲奉天田
賦既輸值普蠲復將降旨免明年正供是賜復兩歲
並不待父老之請具捐貲治道之商人並令覆實優
之

渡句驪河

雙流合一稱句驪

句驪河亦名遼河源出邊外有二
其一自西北來者遠不可考其一

自東來者出長白山西北諸窩集中西北流繞鄧子
村西南折合而為一經鐵嶺縣北入雙峽口西南分

為二曰內遼河外遼河統縣之西南合以河左右分而為一此河左右即遼東遼西所由分

遼之東西夏霖每致成淖泥歷經修築成坦途

唐太宗征

高麗軍行阻淖布土作橋乃濟蓋近河百餘里內遇雨即泥淖難行自康熙五十八年雍正六年相繼修築以來漸成坦途矣當年戰伐此渡師而今上

陵仍渡茲艱難昇平各異時設無彼者安有斯造舟為梁

翠蹕移安用布土勞衆為公孫淵司馬懿叶往事何

必道古提

老邊

迺遷老邊近風情入故鄉戰征縱圖進根本亦須防

帝業非容易王民願阜康貢鮮來野鹿悲咽祇先嘗

前兩次詣

盛京有以麇鹿獻者必先奉聖母甘旨
今次有進鮮者惟為余充膳舉筋不勝哽然

盛京奉

祀諸宗室來接詩以誌事

天潢來奉

祀制定自初年

盛京奉祀諸宗室於
乾隆元年始自京城移至

歆享脉猶近本支派永綿已看孽少壯却喜習周旋有爵

非封建元明弊總捐

封建不可行於後世余每切論之本朝宗室凡親王郡王皆在

京襲爵承恩止予封號而不分茅土既得安享世封且不致分藩滋事一革元明敝政

家法垂貽實

為盡善云

策騎

策騎頻經近遠郵田功歷歷驗登秋深耕易耨農無
惰下隰高原歲有收未解閭閻辛苦况可恒輿輦逸
安謀敬思汗馬

當年景

昔我

太祖親統兵攻瀋陽

明守將賀世賢等乘城堅守我軍營城東七里明兵於城外掘濠樹

柵環列鎗礮以拒我軍繞城掩擊連敗之明兵七萬皆潰陣斬賀世賢等明總兵陳策復統衆二萬渡渾河來援太祖分兵衝擊追至渾河盡溺水死而渾河南復有步兵萬餘結營列楯又明總兵李秉誠等亦率騎兵三萬營於白塔鋪躡襲我偵探之兵太祖欲自往擊太宗請行率護軍百騎進擊李秉誠等皆敗遁又偕大貝勒代善等追擊四十里斬三千餘級太祖亦盡殲渾河南步卒遂拔潘陽此實我太祖太宗汗馬艱辛之地茲策騎經過敢因今日之逸不追念前勞乎玉勒金鞍已自羞

朝鮮陪臣來請安因而有作

有旨斯番非宴鎬朝鮮不必使臣來起居敬問實勤

矣屏翰誠摠得許哉

今年至盛京以尚在二十七月之內不舉行筵宴預勅朝鮮母

庸遣使朝賀既而朝鮮國王具咨禮部以小邦感戴中朝心殷葵向願遣陪臣至盛京請安情辭誠懇因

許之禮減於茲益為感

癸亥甲戌兩次幸盛京朝鮮並修朝貢之禮茲因免其入貢故

欲藉請安以申感悃恭順實可嘉尚

賚頒視昔弗因裁

頒賜國王及陪臣品物並照前

兩次之例厚給其使齋歸

為明忠即忠乎我

朝鮮初奉明正朔不肯臣伏本朝楊鎬四

路出兵之役朝鮮尚出兵相助戰於富察之野朝鮮競發火器忽大風揚沙烟塵反

太宗統衆進剿撲敵營我軍乘之大勝殲其兵二萬朝鮮元帥姜功

烈懼而來降後雖通貢禮而仍懷兩端崇德二年

太宗親總六師往征國王李倬雖屢乞降猶逡巡不敢出及我軍克江華島獲其王妃王子官屬李倬

乃率羣臣獻明國所給勅印於漢江岸築壇
宗親臨厚加撫慰
諭以一心盡忠且遣其歸

國並其妃及子遣之李倬感悅於三田渡立碑以
紀恩德嗣是世篤忠純永受我朝恩眷云
奕

葉承恩國永培

題薩爾澣十二韻

已撰長文識

每恭讀

父子兄弟同心合力未嘗不流涕
太祖實錄至薩爾澣之戰

動心思我
蒼之眷佑曾作書事長篇以紀之

上

仍吟近體宣重

經

用武地深感

命時天薩爾訥列陣

明帝遣經畧楊鎬等統兵二十萬號稱四十萬分四路來攻興京我西

南兩路偵卒馳告

太祖曰明兵使我先見南路

者誘我而南也其西來者必大兵即統衆趨撫順往

拒時明將杜松營薩爾訥山

吉林崖據顛

兵至大貝

勒代善及扈爾漢欲駐兵隱僻地

太宗曰正宜

耀兵列陣明示敵人壯我夫役士卒之胆令併力以

戰豈可置僻地耶額亦都以太宗之言為然乃

對明兵營列陣而待別設伏邀擊明兵追至界藩渡

江與築城夫役合

明兵攻

據界藩之吉林崖

吉林崖

者約二萬人與薩爾訥軍遙為聲勢

太宗與衆

貝勒及諸將議增兵千人往吉林崖相助俾登山馳

下衝擊而以右四翼旗兵夾攻之

太祖至問破

敵策一太宗具以前議對

太祖命分右翼四

旗之二與左四旗先破薩爾湖山再令右二旗兵巡望明兵候我兵由吉林崖馳下衝擊時并力以戰合力衝其要

移時破彼堅

我合兵進攻薩爾湖山明兵駐營列陣發鎗礮我兵仰射之奮力衝擊不移時

破其營壘死者相枕藉

縱橫恣馳突隴種盡劉虔雁驚蔽河下

鯨鯢封陸填

我遣助吉林崖之兵自山馳下衝擊右二旗兵渡河直前夾擊明兵短刃相接

我兵縱橫馳突無不一當百遂大破其衆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等皆沒於陣橫屍蔽山野血流成渠士卒死者蔽渾河而下如雁驚馬斐芬斫營速尚間去奪壕連明總兵馬

林兵營於尚間崖密壕三重履斤堆鳴金鼓自衛又潘宗顏一軍營於斐芬山太祖集兵馳往令我兵之半下馬仰攻宗顏兵約萬人以楯遮蔽連發火器我兵突入摧其楯遂破之宗顏全軍盡沒太

宗又破明兵於斡琿鄂謨游擊龔念遠李希泌皆戰死其營尚間崖者凡四萬衆太祖馳往趣令我軍先據山顛向下搏擊衆兵方欲登山而馬林營內之兵與壕外兵合太祖曰是將與我戰也我兵且勿登山宜下馬步戰我兵下馬者方四五十人明兵已自西突至大貝勒代善即怒馬迎戰直入其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與衆台吉等各鼓勇奮進遂敗明兵我六旗兵見之不及列陣人自為戰前後弗相待縱馬飛馳直逼明營明兵發鳥鎗巨礮我兵衝突縱擊飛矢利刃所向無前明兵不能支大敗遁走我兵乘勝追擊明副將麻岩及大小將士皆陣沒馬林僅以身免尚間崖下河水為之盡赤我卒差為後明兵避不前成城衆志合創業

一人權以此先聲赫允惟

隆佑專數朝平四路

明總兵劉綎由南路出寬甸經棟鄂所過悉遭焚掠將逼興京太

宗與大貝勒三貝勒引兵往禦時綎所率精銳二萬分其半欲趨阿布達哩岡布陣我兵與之過太

宗即率右翼兵往先引精騎三十超出衆軍前自山馳下奮擊後軍隨至衝突而八大貝勒亦率左翼兵

自西夾攻明兵大潰太宗乃縱兵追擊殲其兩

營兵萬餘綎倉卒不及陣力戰死太宗復督兵

攻明海蓋道康應乾明兵與朝鮮兵合競發火器忽

大風揚沙烟塵反撲敵營昏冥晝晦我軍乘之飛矢

雨集其兵二萬人盡殲焉應乾遁去明遊擊喬一琦

逃於朝鮮營中懼為所擒獻自縊死朝鮮帥姜功烈

等遂詣軍門降是役也五日之間盡破明四路兵其

宿將猛士暴骸骨於外士卒死者不啻十餘萬我兵

以少擊衆所至克捷僅損二百人實邀

上天佑助於是我國聲威益震遠邇矣

大武耀千年

薩爾滸再題

國語薩爾滸漢語木厨謂

太祖興大東初用武之地

殊勲屢敬詠守成每勵志人和功爰定更

天時地利宇宙以來有鴻濛所位置藉茲紀

神威萬劫藏金匱

過三關因成長句紀事

憶昔

興京定始基三關層設禦明師天閭自有虎豹守

第一關名

雅爾哈即
漢語豹也

地險還應雕鶚底

第二關名代岷
即漢語雕也

札喀度

兵衆志合

第三關名札喀
即漢語邊也

界藩護役

聖謨奇

明經畧楊鎬等分兵四路來侵興京太祖
率貝勒大臣等統兵以禦大貝勒代善領兵先往

撫順迎敵過札喀關與達爾漢侍衛扈爾漢集兵以
待太宗以祀事後至謂大貝勒曰界藩山上我

築城夫役在焉倘明之將帥奮力攻之陷夫役奈何
宜急進以安夫役心大貝勒稱善即率軍士趨太蘭

岡對明兵列陣而待餘
見前薩爾詩注中

爾時

上下同心疊勦業規模奕世垂

恭謁

永陵

肇運

興基土

景膺

顯命初溯源一脈近

宅兆萬年餘山壓攘猶憶神榆蔭越舒

永陵內
寶鼎前生瑞榆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株輪困盤鬱圓覆

萬年景祚向曾尊曰

城匡實兆我大清
神樹為賦敬紀之

春秋閱廿

四

自甲戌瞻謁
陵距今二十四年矣

祖

彈指頃相如

謁顯佑宮

歷歷丹梯拾遙遙碧殿深升薌由振古

錫羨匪斯今胥宇周原撫侯興

上帝臨太平茲久矣益勵守成欽

景佑宮瞻拜六韻

花宮向平楚松栢百餘年指月何曾悟心香且展虔

屏營為去聲祈歲惕息念承乾

景佑非今矣護呵自古然小其衣錦喻殊彼邁邦篇舊里

緬

先澤惟懷奕葉傳

興京疊癸亥舊作五言十韻

閱年廿四久拜

祖仲秋時定鼎緬

初朔契龜溯始基四攻分路入

我太祖己未歲二月
明帝遣楊鎬等統兵二十

萬號四十萬來攻左翼中路以杜松等督兵六萬由
渾河出撫順關右翼中路以李如柏等督兵六萬由
清河出雅鶻關左翼北路以馬林等督兵四萬由開
原合葉赫兵出三岔口右翼南路以劉綎等督兵四
萬合朝鮮兵出寬甸一戰啟
口期並趨我興京

神思雄奮子兮弟志同

尊與卑蹇旄多上勇決策自

英姿明將身膏斧敗軍血染陂

薩爾滸吉林崖雙芬尚間
崖等處之捷已見前詩注

中時南路劉綎等之兵復近逼
命二貝勒率兵三千繼

危爾漢率千人往禦復

之大貝勒三貝勒亦相繼行
太宗請同行因亦
馳往而劉綎所率精銳二萬將趨登阿布達哩岡

太宗率右翼兵往先引精兵三十人超出衆軍前
自山馳下奮擊戰甚酣後軍隨至並力衝突大貝勒
亦自山之西夾攻太宗縱兵奮擊殲其兩營兵
萬人劉綽戰死康應乾尋亦遁去經畧楊鎬聞三路
兵敗大驚急檄總兵李如栢等回軍復為我兵擊殺
四十人明兵奪路而逃相蹂踐死者復千餘是役也
明以傾國之兵雲集遼瀋五日之間悉為我軍誅滅
死者不啻十餘萬我軍邀天佑助以少擊衆僅
損二百人自古克敵制勝未有若斯之神者也
朝鮮降合柵初朝鮮兵與康應乾合營於富
察之野其兵被紙甲冑以柳條為之火器層列
太宗既破劉綽遂督兵攻之明兵朝鮮兵競發火器
忽大風驟作走石揚沙烟塵反撲敵營昏冥晝晦我
軍乘之飛矢雨集其兵二萬人殲焉明遊擊喬一琦
奔朝鮮營衆貝勒整兵逐一琦遂攻朝鮮其都元帥
姜功烈懼請執一琦以降一琦自縊死姜功烈遂率

眾葉赫懼旋旗

先是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欲助明與潘宗顏合甫至開原中固城聞

明兵敗大驚而遁

幽野安斯固瀋陽取不遲

艱辛伊古獨

締構至今垂書事述

寶錄

屢讀

太祖實錄於薩爾滸之戰益信

天命

眷佑之不夾且其時地之里未盈數千兵之衆弗滿

數萬而

親冒矢石授方畧

同兄弟子姪之

衆率股肱心

膂之臣用集鴻勲以開萬年丕緒每披

讀及此未嘗不起敬起慕起悲曾奉依

寶錄叙

述書第一篇以示我大清億萬年子孫臣庶共勉

以無忘

祖宗

期均薄海知

開創之艱難云

赫圖阿拉

橫甸襟

興京

赫圖阿拉在興京之南乃我祖宗發祥地今土城遺蹟尚存國語赫圖阿拉即漢語橫甸也

皇澗過澗似

當年斯館幽王業實基此

興京城郭存橫甸餘荒址至於創盛京居然豐鎬矣遐
想我朝初頗類周家始彼實獨重農我亦重耒耜而
兼武備修故致威無比農以養我民武以侵彼鄙後

且屢欲和而彼弗甘耳

初

太祖以七大恨告天征明復讐薩爾濟之戰

破明四路兵二十萬衆聲威大振明之國勢遂感

太宗復

親統軍薄明燕京圍而弗取議和而

還繼又破明兵十三萬於松山尋復克錦州圍寧遠

明國懼而求和

太宗許之而明人書詞不實

太宗乃陳述

天道及我

師稱直為壯是用邀

朝盛德并斥其求和不實之故

天譴

締構誠艱哉敬因告孫子

再題赫圖阿拉

阿拉即云甸赫圖乃訓橫

赫圖阿拉以漢語譯之即為橫甸在興京南我

舊居也 四祖時

曩時似幽地其北即

興京移藩非走馬遷居以就城

太祖既得遼陽集貝勒諸臣議曰天

既着我授以遼陽將遷居此城耶抑仍還我國耶衆供以還國對太祖曰國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

還師則遼陽一城敵且復入據守舍已得之疆土而還後必又煩征討非計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鮮

蒙古接壤要區

天既與我即宜居之衆皆曰善

遂定遷都乃築城於遼陽城東五里太子河邊初建宮室遷居之名曰東京居三年復遷都瀋陽規模益大定矣

儉勤與仁武

大聖善經營

迴鑾過三關再詠

三關

興京西設險

天錫久然當我

祖際言創不言守明兵傾國來迎出攻而取

明經畧楊鎬率兵二十萬

號稱四十萬分四路來侵興京一由渾河出撫順一由清河出鴉鶻關一由開原出三岔口一出寬甸

口我西南兩路偵卒並來告太祖曰來者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乃誘我也其由撫順來者必大兵

乃親率貝勒大臣統兵往禦偵卒又以清河路有兵來告大貝勒代善曰清河路仄兵難驟至宜前

往撫順以逆敵遂率衆過札喀關集兵以待太宗亦至因畫策先趨界藩擊敗明兵復敗之於薩爾太

許尚間崖諸處五日之間殲明兵十餘萬
斬其宿將十餘人詳見薩爾許書事篇

斬將與寨

旗紛彼敗以走乃知禦敵法貴奪不貴受如明之盛
時其邊非不九

能入復能出彼何曾掣肘然在今言今守實在九有

恭謁

福陵

步是山川內瞻如霄漢邊秘靈原自古錫

聖蓋由

天俎豆萬千載松楸二百年永思

開創烈守業凜仔肩

恭謁

昭陵

一源緬

高祖五葉逮元孫

德勝唐宗遠

我適與唐

太宗文皇帝廟號及太宗同然唐太宗惟親

昭陵尊稱歷戰陣尚不

愧開創之業若其事由逆取已遠遜我朝得天下之
正且繫起家庭致貽愆德雖貞觀多善政其失亦不

能掩豈若我國家

列聖相承

燕詒裕後

家法之美善更非唐太宗所能比方萬一哉

訓垂金帝尊

太宗嘗稱金世宗為聲名顯著之賢君以其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效漢

俗屢以無忘祖宗為訓衣冠語言悉遵舊制時習騎射以修武功允宜效法因命文臣宣金世宗本

紀申諭諸王貝勒大臣俾萬世咸知法守聖謨垂示實深遠矣

惟懷安萬姓

者撫之以德逆者威之以兵征服朝鮮國順

蒙古羣臣再三請上尊號乃即皇帝位於瀋陽

建國號曰大清復破明兵十三萬於松山尋克錦州

定寧遠規模並大然亦惟諭和以安百姓

且天聰初太宗親統大軍征明師薄燕京唾手

可得太宗躬莅城邊閱視以攻城恐失良將勁

卒為慮振旅而還蓋深知天命攸歸留以有待

大聖人經畫識
非衆人所能窺測也

不屑取中原積悃申瞻拜繼繩心默存

昭陵石馬歌用舊作趙霖畫唐太宗六馬圖歌韻

當年石馬後世詔永

示艱難意深妙翁仲之間立兩龍曹霸丹青遜曲肖爾時

西伐常興師臥榻豈容鼯睡為況有大恨不共戴凜

然

明告千秋垂

害誓不共戴乃以七大恨告
太祖以景祖顯祖皆為明所

太宗嗣統善繼

志以大恨未雪屢議征討先
瀋陽遼陽取次第矢在弦

上奚容置

太祖丕顯

太宗承本以仁而行以義建都稱帝徠遠人

得遼瀋遂太祖既

定議遷都瀋陽制度畧備至

太宗天聰十年

諸貝勒大臣及蒙古漢人文武羣臣以

太宗承

天眷佑應運而興愛育羣黎輯寧諸國征服朝

鮮混一蒙古更獲玉璽以昭符瑞請上尊號乃祭告

天地

太廟築壇

即皇帝位建國號曰

大清改元崇德規模日漸恢宏遂

肇萬載丕基

矣
松山之戰仍

躬親立破明兵十三萬

指揮計授諸蓋臣兵貴乘機更貴斷

鼻衄力前神弗亂

太宗遣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攻寧遠明總督洪承疇集援兵十三

萬於松山二王以敵兵甚衆奏

太宗聞之即

親統六師往討

啟行時適患鼻衄因行急衄

益甚三日方止諸王貝勒請徐行

太宗諭曰行

軍制勝利在神速恐敵人聞朕親至將潛遁若不逃

破之如縱犬逐獸易於拾取惜無翼可飛豈宜遲緩

乃晝夜疾馳六日而抵松山太宗環松山而營

敵兵來犯擊敗之追至塔山而還奪其積粟濬濠斷

杏山松山路太宗度明兵必遁分遣諸王

大臣設伏截擊凡十餘處

預授機宜明兵果皆

奔竄所出之路悉如

睿算掩擊窮追殲殪明兵

計五萬三千餘赴海死者甚衆浮屍漂蕩多如雁鷺
我太宗神謀勇畧制勝出奇指揮間破明兵十
三萬如推二馬御
枯拉朽云

聖安吉行出險曾無銜橛難唐宗六馬陵道間受傷痕迹
想血殷豈如二馬靡少害是誠全勝得之難千秋小
白與大白較彼唐駿增光色獨予景仰緬
昔年未能躬睹滋太息

欽定盛京通志卷十四